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拯救父亲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拯救父亲

白连春

拯救父亲

白连春*

关于父亲
我还能再说些什么
天越来越冷了
父亲常常蹲在低矮的屋檐下
抬头怔怔地看天
接下去就把脸深深埋在胸前
长时间一言不发
五十六岁 父亲已不再年轻

我还记得今年麦收
父亲和我要把打下的粮食运回家
父亲搂紧一大袋麦子 努力了好几次

* 白连春 男，1965 年生于四川泸州。1985 年开始发表诗歌，出版诗集《逆光劳作》1999 年开始发表小说。中国作协会员。

最后突然瘫坐地上
父亲的脸一下子涨得黑紫
手足无措地望着我
沮丧得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赶忙用衣袖遮住了双眼
父亲终于要到南方去了
他向我数着日子的艰难
我把他送出学校土门外
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仿佛看见滚滚的民工大潮中
我衰老的父亲
身背简单的行李
像一只孤单的斑头老雁
苍茫的背影蒙满了
厚厚的尘埃

——谷禾《关于父亲》，摘自《诗神》折叠
系列诗丛《四个少女和春天》

谷禾，本名周连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出生于河南郸城。大专文化。在河南郸城南本二中教书。一九八九年开始从事诗歌写作，至今只有不足百首作品散见于《诗刊》、《诗歌报》、《飞天》、《星星》、《绿风》等国内十几家报刊，得到几次不很重要的诗赛奖，一九九六年获周口地区 1992—1995 年文学创作成果一等奖。较有影响的作品有《十一月的琴声》、《大风》系列等。爱读书，但生性疏懒，认为诗歌于

己是一种缘，是对流逝的时光的瞬间挽留。

1

那天是星期天，那天谷禾起床晚了。头天，他几乎熬了一宿，一宿，就写了一首诗，即上面引的《关于父亲》。其实写《关于父亲》并没有用多少时间，也就是十分钟的事。问题在于写好了《关于父亲》后，谷禾就陷入了对父亲的思恋和惦念中。这一陷入就是整整一夜，直到天大亮，老婆和儿子都起床了。他们原本说好那天去儿子的外公家的。老婆看见他脸黑眼红，额头虚幻氤氲，头发一根根枯槁仿佛十二月寒风中的荒草，似乎早已筋伤骨损精殚神耗得气息奄奄了，就说，我和儿子先去，你睡会儿吧。老婆是个好老婆，挺善解人意的，很支持他写作。她是一个小学教师。她是因为爱慕谷禾的才华才嫁给谷禾的。她的父亲是商人，有些钱，然而从不显山露水，一旦看出谷禾需要，他总是在谷禾开口前提出，并且很大方地拿出远远超过谷禾想象的那个数目。老婆一家人都喜欢谷禾。谷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也从不去卡拉OK，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他的实在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有眼光的人家都愿意把女儿许给他，虽然他的外表很不出众。优秀的灵魂总是朴素的。谷禾能够成为我的朋友加兄弟也是这个原因，这也是我的这篇小说把谷禾当做主人公的目的，我希望我的小说有一颗朴素的优秀的灵魂。

谷禾刚在床上躺下，就听见急促响亮的打门声。门外的

人恨不得一脚把门踢烂，跨进屋来。谷禾喊一声来了，顾不上穿衣穿鞋就下了床。闯进来的是一个陌生人。你是不是周连国？那人问。我是周连国，谷禾回答。周连国，周连国，那人说，你爸……那人一屁股坐下来，开始大口大口喘气。他一身灰仆仆的，脸上、手上和衣服上都无羁地放纵着劬劳过度的疲惫。他看上去比谷禾更需要休息。我爸咋啦？谷禾抓住那人的手。谷禾昨天晚上想了一夜他爸。他的心很响地颤一声，仿佛一根弦，只拉了一下，就断了。难道我爸……谷禾把那人抓扯起来。那人像一摊烂泥。我爸咋啦？他在广东，被抓了。谷禾松开手。那人跌到地上，闭上眼睛。那人喃喃着，似乎已在梦中：两……两个月了，他不让……告诉，是我自己找来……找来的，我是四川人……那人头歪到一边，嘴角挂着一丝浑浊的涎水。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想象一下谷禾的心情吧。他在十六平方米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睡眠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穿着裤头，光着脚，恨不得把躺在地上的人一脚踹醒，要他告诉他究竟怎么一回事，又有些于心不忍。那人那么远地来，看他躺到地上就睡过去的样子，他一定……可是我爸究竟怎么了？已经两个月了，他们为什么抓他？他做了什么？谷禾双手抱住头，蹲到那人的脸前。他端详着那人的脸，恨不能给那张脸上来一拳。他的牙齿咯咯地敲击个不停，脸像大海一样波浪起伏，瘦瘦的高高的身体不停地颤抖……他终于一拳头打在了那张脸上……他对那人说兄弟对不起了。那人摸了摸肿起的半张脸，对他苦笑了一下。我这是自找的。那人说。

后来，那人和他一起坐上了去广东的火车。在火车上，他们两个结拜成了兄弟。现在，你已经明白了吧？那人就是白连春。现在我坐在这儿写这篇小说。这儿是北京远效的一个小村。我的兄弟谷禾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读文学班。现在是五年以后。半个月以前。我有事去北京，然后去了鲁迅文学院。我去鲁迅文学院是找另一个朋友宁夏作家石舒清的，结果很意外地看见了我的兄弟谷禾。他到北京已经两个月了。我们一夜没睡。我们在空空荡荡的鲁迅文学院顶楼的大教室里谈天说地，很自然地我们就回忆起五年前那次拯救父亲的行动。我们两个都哭了，为我们共同的农民父亲。

2

我是在漯河火车站碰上谷禾父亲一行五人的。当时，我一定像个十足的叫花子，因为我三天里只吃了半个面包和半瓶矿泉水。我的一生，总是在饥饿中挣扎，现在，仍然时常填不饱肚子。记得有个什么人曾写过一篇《饿死诗人》，我就是那应该饿死的诗人。那年，我是到北京参加《诗刊》的青春诗会的。那是《诗刊》的第十届青春诗会。同去参加的诗人有阿坚、洪烛、汤养宗、蓝蓝、凌非和荣荣等人，《诗刊》的老师有李小雨和邹静之。会是在植物园开的。我记得有一座卧佛寺，卧佛寺里一扇院门的横匾上黑底金字写着：我们食用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直萦绕着，照亮了我苦难中的精神。

离开北京，我是花一块钱买了一张站台票上火车的，火车快到河南许昌时，查票的把我查了出来。我手里正拿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看得入神。查票的看我不像个坏人，要我补票，可是我的口袋里掏不出钱来，于是，他缴走我的书。火车到达许昌，他就把我推下了火车，不准我再上。有一会儿，我试图从他手中把书抢回来，但是没有成功。他是个高个子，块头不小，皮肤很白，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他的眼睛闪现出漫然的似乎一直在浏览着什么的光，看来，他一定读过不少书，知道《老人与海》是本好书。火车开走后，我的泪就下来了。我心疼那本书。《老人与海》是我喜爱的书之一。

那时候已经是一天的傍晚了，不一会儿，天就黑了下來。我又冷又饿，顺着铁轨茫茫然走着。我的心里还有一些害怕。十月的夜空，在河南应该算是冬夜，天蓝得出奇，能听到星星们的笑语。不时有一列火车轰隆隆开来。我非常羡慕那些有钱坐火车的人。我走得不快也不慢，汗把背给湿透了，凉凉的，再加上饿，很难受，但我不能停下。我想我最少也得走到下一个站。下一个站是什么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了，下一个站是漯河。一个人又冷又饿，走在一条陌生的路上，而且是在十月的夜里，那是怎样一种感受？我至今仍然说不出。一路上我想了很多，似乎又什么都未想。现在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所有的想法加起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不能停下。

我那么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我终于走到了漯河火车站。我刚在漯河火车站门口站定，一个缺了一条腿拄着单拐的白发老头儿，就向我伸过一只手来。

我不好意思地对他笑了一笑，然后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没想到这么一握，奇迹竟然发生了。老头儿将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一番后，把我牵到一张长椅边，示意我坐下。那长椅上铺着他的被子。我毫不客气地挨着他坐在长椅上，拉过他的被子捂在我们俩的怀里。我们相互看着，脸上都浮现出由衷的笑。我们都明白：我们是两个被命运驱策流徙于天涯的人。我们那么紧挨着笑着相互看了一会儿，老头儿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半个面包，塞进我的手里。我看也没看一眼，张嘴就咬。老头儿又拿出半瓶矿泉水递给我，还温温的。显然，他是一直把它揣在怀里的。我吃着老头儿的面包，喝着老头儿的矿泉水，突然，泪，猛地涌了出来。我知道，这半个面包和半瓶矿泉水的价值，是我一生都无法偿还的。我拿着剩下的面包和矿泉水，停了下来。老头儿说吃吧吃吧。见我还呆着，老头儿又说，我今天吃过了，不信，你摸摸我的肚皮，还鼓鼓的饱着哩。说罢，老头儿抓起我的一只手，去摸他的肚皮。我顺从地摸了他的肚皮后，把面包和矿泉水全吃完了。夜里，我和老头儿就搂在一块儿睡了。长椅很窄，夜很冷，我们搂得很紧，几乎搂成一个人。

半夜里，谷禾父亲一行五人就来了，他们谈起了去广东打工的事。我坐起身，静静地听他们说。看样子，他们全是跑江湖的老手，因为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去过广东了。广东好挣钱。这我是早就知道的。我突然想跟他们去广东。我以前为了诗歌只往穷地方去，比如延安、黄河流域、云贵高原、北大荒、西藏和青海等。老头儿也醒了，他认识谷禾父亲他们。他说他们跑广东，他们是民工。老头儿在被窝里捉住我的手，

你跟他们去广东吧。老头儿说，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出息的人，总有一天你会好起来的。老头儿说你心肠好，好人有好报。爷爷。我说。我紧紧地抓住老头儿的手。老头儿把我搂在怀里，他将自己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感觉到老头儿已经泪流满面了，因为他把我的脸也弄得湿漉漉的。

天快亮的时候，我和谷禾父亲他们五个人一起爬上了一列去广东的货车。

他们果真是跑江湖的老手。他们根本不去挤客车。客车有查票的，他们中的一个说。他们五个人里，谷禾父亲年龄最大。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谷禾父亲有一个和我一样写诗的儿子。那时候，我已经读过一些谷禾的诗了。我喜欢谷禾的诗。我觉得我和他的诗路差不多。我没有想到，我会那样认识谷禾的父亲。我从生下地起就被父亲遗弃了。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我见着老头儿老太就自然亲。我爱世界上所有的老头儿和老太，我认为理所当然他们都是我的爷爷和奶奶，反过来，凡是五十岁左右的我认为年龄和我的父母差不多的男女，我都会对他们产生出一种渴慕的心情，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够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孩子。

那时候，在装得满满的一麻袋一麻袋东北大土豆的车厢里，我对坐在我身边的谷禾父亲充满了潦草而仓促的猜想，我的目光带着些悲怆带着些同情也带着些疲倦和空虚，在他的身上逡巡搜索。这个老头儿，头发都半白了，眼睛里已没有多少光泽，额上的皱纹像冬天大地上冻住的麦苗，一茬挤着一茬，又枯又黄又笨拙，远看一片苍茫，近看苍茫一片。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老头儿，居然还扒火车远走广东打工。我

浑身一阵哆嗦，双手更紧地环抱在胸前，以抵抗清晨火车上无边无际的寒冷……那另外四个人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然而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体力劳动者。我和他们的区别，就是一个瞎子也看得出。

他们全都打开了随身携带的编织袋拿出肮脏的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上了。谷禾父亲拿出他的被子时曾对我招手。兄弟，他说，过来挤着吧。但是我摇了摇头。他就没有再作出别的表示。也许他认为我摇头不愿意和他挤在一起，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他哪里知道，我心里早已对他有了渴盼和向往，正是这些渴盼和向往使我不敢一下子靠他太近。他的形象，我认为正是一切诗人的父亲的形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诗人的父亲。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把谷禾和他联系起来想。我想的是我和他——谷禾父亲——他似乎是与苦难斗争的生活的象征——怎样才能产生出持久的亲密关系。我这样想的时候，谷禾父亲的目光一直在我的身上。正如我在观察他一样，他也在观察我。他一定感受到了我的冷。他再一次冲我招手。兄弟，他说，过来挤着吧。出门在外，他说……他把后半句话留下了。我立刻看出这个表面愚钝的老人实际上是智慧的。我对他的好感又深了一层。我差不多可以说是爱上他了。我怕挤着你，我终于说。我不怕，他说，挤着暖和。我就爬到了他的身边。他用半边被子把我也裹了起来。原来，他一直为我留着半边被子。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生活的涵义。生活打动了我。尤其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在最底层挣扎的人的生活，原来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着柔情。天啊，我多么热爱啊……

火车一直不停地开着。在这篇小说里，火车只是一个工具，它把我们从小河南载到了广东。实际上我们的幸与不幸都是从火车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六个人谁也预见不到火车将会带给我们什么。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身体下的土豆。我回忆起我有一首写土豆的诗，说土豆在泥土底下悄悄地爬着前进，但我说我们一直在谈论，实际上是指他们五个一直在谈论，我只是静静地听。他们由土豆说到了别的粮食，最后说到一九六〇年前后那场大饥荒，饿死了多少多少农民。我身边的老人激动起来，他说农民不识字，不会写，也不会说，就像聋子和哑巴一样，没有人肯站出来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他说他爹和他大哥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然后，站起身，面朝着我。我就听到他身后噗的一声。他放了一个屁。他放完屁后，坐了下来。我有些惊讶地望着他。我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放屁。屁人人都要放，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惊讶的是他站起身面朝着我放屁：他完全可以坐着放屁的。离我最近的一个小伙子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周伯从不在粮食上放屁，也从不对着人放屁。我才知道老人姓周。周伯说人不能糟践粮食，尤其我们农民，因为粮食是农民一手一脚种出来的。是吗周伯？老人不好意思起来，他的脸竟在黧黑中挤出了些许嫣红，像初春枝头上绽放出的第一朵桃花。粮食和儿女和爹娘一样哩。老人说。可是土豆，车厢那头一个小伙子接过话，土豆是什么粮食？土豆是天底下最养人的粮食，老人说，不信，你回家问你爹去。老人脸上的肌肉一丝一丝激烈地抽搐着，显然，他的心里很不平静。我说不出有多么爱他了。于是我说老伯你姓周？我姓周，老人脸

上的表情缓和了一些，你呢兄弟？我姓白，叫白连春，四川人。看得出你不是我们河南人，一个小伙子说，你怎么和车站的那个老杨头儿搞在一起的？我也是刚认识的他，他给我吃了面包和矿泉水。他给你吃？另一个小伙子问，是你给他吃吧？不，他给我吃，我说，我去了一趟北京，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在许昌火车站被推了下来，然后从许昌走到了漯河。啊，他们全都叫起来，真的？我朝他们笑了笑。他们就分别拿出自己的烧饼和矿泉水瓶里装的开水一个一个都往我跟前递。吃吧，吃吧，他们说，兄弟，别客气。我接过了其中一个烧饼。你和我们一块儿干活儿去吧。他们中的一个说。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我怕我不会，又怕你们不要我。我老实说。怎么会呢？我们不是在一起了吗？干活儿简单得很，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去北京干啥？小伙子们抢着和我说话。开会。开会你会一分钱都没有？他们全都表示怀疑。是开诗会。诗会？他们不明白。就是写诗的会。啊！他们中的一个叫起来，我明白了，就像周连国一样……周连国？就是周伯的大儿子，他是个诗人，他叫什么名来着？谷禾。另一个小伙子代替老人回答。谷禾。我说。你读过谷禾的诗吧？一个小伙子问我。我想起我读过谷禾的诗了。谷禾的诗我有印象。他和我一样，我们差不多都可以叫做乡土诗人吧。谷禾的诗不错，我说，我读过不少哩。是不错吧？一个小伙子很自豪地问，仿佛他就是谷禾。他是县里的老师哩，一个小伙子说，你也是老师吧？我不是。你是干什么的？我就是写诗。写诗？什么都不干？再一次，他们全体表示怀疑。写诗能得多少钱？他们中的一个找到了我的破绽。得不了钱。得不了钱，那你

还写？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大学生吧？他们中的一个问。不是，我回答，我跟你们一样，是个农民。农民也写诗？听他的口气，好像只有大学生才可以写诗，而农民只配埋头种地。你写什么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不像刚才的那些问题那样要命。我写农民。我愉快地回答。写农民？农民有啥好写的？他们不理解。写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我要为农民说话。啊，他们叫道，对，就应该写写农民。你写我吧，他们中的一个说，我三十岁了，因为家穷，还没有老婆。你给他写出一个老婆来吧。他们笑起来。看得出，他们接受我了，他们感到跟我在一起是高兴的，因为我有许多地方和他们一样，又有许多地方和他们不一样。他们这样同我谈话的时候，谷禾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察觉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非常留心地听着的。在被窝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一双手，似乎早就和我成了知己，就像火车站那个缺了一条腿的白发老人。于是我发现，人在爱着的时候是相同的，是可以把对方拿来当做自己的慰藉的。人在爱着的时候绝不会装模作样，就如同两小块土疙瘩粘到一起，成为一块大土疙瘩一样。人只要相互贴着心，就容易爱。

3

谷禾先找到校长请了两天假，然后去岳父家，他的老婆和儿子一早就去了。老婆去的时候说我和儿子先去，你睡会儿吧。谷禾来到岳父家，才知道那天是岳父大人六十岁的生日，虽然已经是下午了，仍有一屋子的客人。老婆见到谷禾

就问你怎么现在才来？你把爸的生日给忘了吧？谷禾把老婆拉到一边，低声告诉她他爸在广东被抓了的事。老婆当下就急起来：那，咋办啊？我有办法了，我只是来给你说一声，我要回乡下去两天。谷禾说着就往门口走。千万别说出去，啊。嗯，你来了就走，也不给爸说一句话。谷禾走到岳父跟前，伸手抓了抓头发，然后认认真真地给岳父鞠一个躬，说爸，祝你老人家生日快乐。岳父一摆手，说忙去吧，我知道你有事，我快乐着哩。碰！二筒！岳父叫了一声。岳父和三个老朋友正在麻将桌上，没工夫理会谷禾。谷禾走到院子里，又折回身，把老婆拉到一边，家里有一个朋友，是从广东来报信的，我走了，你要招待好人家。

谷禾一出岳父家院门，就开始小跑。不一会儿，背上就出汗了。谷禾跑到长途车站一看，去往赤沙庄的车已经没有了。二十分钟以前，最后一班刚开走。谷禾就有些控制不住，嘴一咧，猛地就悲从心生，鼻子酸得不得了，两行泪一左一右骨碌碌打在脸上。他的眼前就浮现他爸被关住的情景：那是一间没有窗的黑屋子，门，是铁门，屋里没有床，没有凳子，他爸只能蜷缩着坐在地上。地上有老鼠、跳蚤、臭虫和蟑螂，就是蚂蚁也敢爬过来咬他爸。他先是看见他爸的脚被老鼠咬流血了，然后看见蚂蚁在咬他爸的手。蚂蚁在他爸手上咬出了白森森的骨头。谷禾叫了一声，他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

县城到赤沙庄四十公里远，车其实只能到达乡里，下车后还得走一段路，也要一个多小时，于是谷禾决定连夜走回去。这条路他曾经走过三次。第一次是他到县城上高中的时

候，是从赤沙庄到县城；第二次是刚到南本二中当老师的时候，是从县城到赤沙庄；第三次是和父亲一起。父亲到县城里来买两包日本尿素。父亲说县城便宜点，一包少一块钱哩。买好日本尿素后，谷禾要送父亲去县长途汽车站，父亲说不，我走回去。走回去，化肥怎么办？父亲扬扬手中的一节竹竿，我担回去。担回去？八十里路？那怕啥？坐车要不了多少钱嘛。要不了多少钱，售票员厉害着哩，一包化肥一块钱，要坐车，我还不如就在咱乡供销社买哩，跑这么多路，何苦？就是何苦，为省一块钱……两块钱哩。父亲打断谷禾，买两斤盐还有余哩。你呀，一点都不懂农民的苦，挣钱不容易，我们去年打工的钱还没有要到哩，节约可是随时都可以节约的。我跟你一起回去。弄啥？明天是星期天。星期天你在家呆着吧。我好久没有回乡下了。是，父亲说，你应该回去看看了，你妈这几天总念叨你……

谷禾从父亲手里拿过竹竿。父亲于是掏出两截绳子，一截绳子上绾两个扣，把化肥套好。谷禾就担起了化肥。谷禾走得冲冲跌跌的，脚下有些趔趄，不稳。他本人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在晃动。两包日本尿素，八十斤一包，并不太重，才一百多斤。谷禾担着竟然很吃力。是活儿干得少了。谷禾想。谷禾感觉到了周围的人投射过来的目光。那些目光里什么想法都有。偏偏那时候父亲一个劲儿叫他。父亲紧跟在他的身后，叫道：连国！连国！你放下！你放下！让我来担！让我来担！谷禾对父亲非常不满，认为父亲是有意出他的丑。谷禾后来怎么也想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会那样想呢？父亲完全是因为看见他担着太吃力，才一个劲儿叫他的。谷禾不理

父亲。谷禾走得更快了。谷禾咬着牙，想，我怎么也要坚持到县城外。然而谷禾没有坚持到县城外，他跌倒了。也许是他用力不平衡，也许是路坑洼太多，也许是有人碰了他，总之，他跌倒了。两包日本尿素砸到地上，其中一包破了一个口子，漏出大约两捧亮晶晶的颗粒状物质。你，你，你，父亲突然出手给了谷禾一记耳光，叫你放下你不！父亲蹲下身子，手哆哆嗦嗦捧起那些亮晶晶的东西，犹豫一会儿，又放下，他站起身，脱下外衣，将外衣铺到地上，然后解开绳子的扣，抱起化肥将化肥整包放到衣服上，又捧起那些洒落出来的颗粒。父亲捡得很仔细，地上一颗也不剩了，才重又给绳子绾扣，让衣服捆住日本尿素。父亲做这些的时候，谷禾始终怔怔地守在一边，目光凄苦无助地看着父亲身上那件黑色的毛线衣。那是谷禾上高中时穿的，一直穿到大学毕业。袖口、领口、背上和胸上以及下摆处有好几个地方都烂了。因为没有相同的毛线了，母亲就拿其他颜色的毛线把那些地方缝补。后来二弟又穿。二弟穿到大学毕业，毛衣更烂了。母亲干脆用布缝补那些烂处。最后，这件毛衣不是毛衣布衣不是布衣的五颜六色的花衣服就归父亲穿了。谷禾记得父亲穿上的那天一个劲儿乐。挺好挺好，他说。

父亲已弓身担起化肥，远远地走去，谷禾才明白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他摸了摸那半边被父亲打过火辣辣疼着的脸，缓缓抬脚，迟迟疑疑跟在父亲身后。刚才，究竟是怎样一种虚荣心在驱使着我呢？谷禾想，我是怕县城里的人看见我担化肥？那么，我为什么要抢着担呢？因为心疼父亲？可是父亲一点也不心疼我，洒落一点化肥，就给我吃了一记耳光，这

么疼。长这么大，谷禾还没有挨过父亲的打。他觉得天大的委屈。他流着泪不紧不慢地跟在父亲身后。还好，天，很快就黑了下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哭。父亲终于在县城外停了下来。连国！连国！父亲在喊谷禾。谷禾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他听见了父亲的喊声，还看见父亲向自己招手。天已经黑下来。在离父亲大约五步远的地方，谷禾站住了。你打我。他说。你打我，他对他的父亲说，而我却……他想对他的父亲说而我却心疼你，然而他说不出。他一下就哭出了声。爸。他叫。他一边哭着一边叫爸。父亲走到他的跟前，搂了搂他。我把我儿子打疼了。父亲说。没有。他说。他拿过父亲手中的竹竿，担起化肥。两包日本尿素比刚才轻了许多。他有些奇怪。难道是父亲这一巴掌使自己突然间长了力气，成了一个真正的和父亲一样的体力劳动者？他的步子平平稳稳的。大地在脚下扎扎实实地托住他。大地无边无际。大地一派明净，因为洒满了月光。那是一个奇特的晚上。谷禾和父亲轮流担起两包日本尿素。他们说起了童年时代的一些趣事。那个晚上，谷禾和父亲，他们像两个朋友，两个人生旅途上的伙伴。

谷禾的眼睛潮湿起来。他仰头看看天。天空黑漆漆一片，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一颗星星也没有。他收住脚。他感到他的腿在颤。那颤像一只虫子，从他的腿部爬了上来，于是，他感到他的腰也颤起来，接下去，谷禾觉得自己整个儿地颤了。谷禾浑身上下感到一种黏答答的冷，似乎有无数的冰凉的小手在抚摸他，那些小手剥光了他的衣服和皮肤，将冰凉直接抚摸到他的骨头上。他看见自己的骨头白森森的，在十二月的冬夜，是一棵败节草，一节一节散落下来，摊在地

上。忽然，平地一阵狂风，卷起的尘土就埋住了他。他愣愣地站着。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心跳的声音已经被一种特别的力量放大了几百甚至几千倍，就像是地狱中一个恶魔朝他走来的脚步声。他被吓得奄奄一息。他伸手在空中乱抓，终于抓到自己细若游丝的呼吸，于是，他看见，那堆被尘土埋住的白骨不是他的，而是他的父亲的。爸。谷禾没有声音地叫了一声。爸。谷禾又没有声音地叫了一声。天地间静得如同一座散发着一万年前的古怪气息的坟。一只巨大的恐龙从坟里走了出来，龇着牙，咧着嘴，周身都是大疤痢。谷禾拔腿狂奔。慢点！慢点！谁在叫？谁？声音这么熟？莫非是父亲？慢点连国，让爸担一会儿，今晚天气这么好，我们应该走慢点，多说些话，爸好久没有给你说话了。不是父亲是谁？就是父亲。谷禾放下担子。父亲举起手，拿衣袖替谷禾擦拭额头的汗。不用。不用。谷禾说。他试图挡开父亲为他擦汗的手。不把汗擦干要感冒的。父亲说。爸。谷禾说。父亲从他的手里拿过竹竿，担起了化肥。父亲的步子迈得不紧不慢，四平八稳。谷禾跟在父亲身后，目光落在父亲的背上。他的目光似乎具有穿透力。他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父亲的心脏。父亲的心脏像一个拳头那么大，一下一下很用力地跳着，一张一缩的。他就是从这心脏里跳出来的。他的儿子也是从这心脏里跳出来的。父亲的心脏是他们这一家人的种子。他想伸手去摸摸父亲的心脏，但他不敢，他也不能，他只是充满柔情地看着它在他的前面噔噔噔一下一下很用力地跳，他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爸，忍不住，他又低低地叫了一声。只有他自己听见了。父亲并没有听见，因为，在他低低地叫一声

爸的同时，响起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有一次，那时候你可能六岁吧，你记得吗？你弟弟四岁，你弟弟饿了，他抓住你的手，一个劲儿哭，棒子，棒子，他说。他看见了队里的棒子地，就想吃棒子啦，于是，你就给他掰了一个棒子。那时候，棒子刚挂上，迟的棒子还在扬天花，根本没有长成，哪能吃呢？但是你掰了。你的弟弟吃得很香。他吃的哪是棒子，他吃的纯粹是棒子粳。那时候，我已经是生产队的队长了，有人报告给了我。可把我给气坏了。棒子还没有长成就掰下来，那不是糟践粮食吗？我一把把你给拎了起来，一只巴掌举得老高老高，要打你，可是久久落不下去。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儿子，你糟践粮食，是我没有教育好你，责任在我，我怎能打你呢？再说你是掰给你的弟弟吃哩。那时候大饥荒刚过，人们刚刚填饱肚子。粮食珍贵着哩，哪像现在，好好的棒子都拿来喂猪，猪吃得比那时候的人还好。你糟践了粮食，社员们一个一个大眼瞪小眼全都看着我。你妈也看着我。你一个六岁的孩子你懂得什么呢？然而不能因为你才六岁糟践了粮食就不罚你呀。你还记得我是怎样罚你的吗？你还记得吗？我想虽然那时候你只有六岁，但你应该一辈子都记得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能糟践粮食，粮食是老天爷给我们活命的东西，怎么可以拿来糟践呢？我今天失手打了你，是因为你不珍惜化肥。化肥是粮食的命，再说，你已经这么大了，还当了县城中学的老师，不比小时候不能打。这化肥从日本那么远的地方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中国，容易吗？怎么能不珍惜呢？咱们买它为啥？为了粮食，给粮食救命呀。我看当时你一定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像有鬼在追你似的，担着化肥跑得那么

快，我叫你放下你偏不放下。你是怕县城里人看见你有个农民父亲是吗？那你为啥要给你的农民父亲担化肥呢？怕人看见你就远远地躲着我得了吧，我不会怪你的。城市里的人都看不起农民。没有农民种粮食，他吃什么？他怎么活？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你是从农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看不起农民，更不要以为有了农民父亲是你的羞辱。农民有啥不好？农民就低人一等？你爸我一辈子没有占过任何一分一厘的便宜，活得直着哩。这些道理你比我懂得多。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书上不都写着吗？做人就要本本分分。本本分分的意思就是：做老师你就要好好地教书，做农民你就要好好地种地，做工人你就要好好地上班。我……

父亲后来又说了些什么，谷禾再也没有听进去，六岁那年的情景把他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幕就仿佛煮在锅里的汤，由于火太大，太烈，溢了出来，热气噓了他的脸和手，他揸起手来放在嘴边直吹。他的眼睛里泪汪汪的。他跪在晒场边上。他的弟弟跪在他的身后。弟弟早已经把头磕在了他的背上。他直挺着背，他不能像弟弟那样，把头磕到前面的地上去。他必须仰着头。他觉得他的脖子都快断了。他感到浑身都在痛。他的心最痛。他的父亲把自己高高地吊在了晒场边的那棵歪脖槐树上。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父亲的眼睛。爸呀我再也不掰棒子了求求你下来吧。他在心里对他的父亲说。你千万别吊死呀。他放声哭起来。听见他的哭声，他的父亲在槐树上说话了。他说你哭有什么用？你必须记住。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再也不掰棒子了……不是不掰棒子，是所有的粮食都要，都要珍惜……父亲的声音弱下去，突然断了，像一架

被卡住的录音机。他爬起身，奔到槐树跟前，抱住父亲的脚。爸、爸，你别死呀，你别…来人呀！他叫喊，我爸死了！他看见他的母亲，然后是众多的乡民从晒场那头的一块棒子地里跑出来。他们在给棒子地薅草。我爸吊死了！他冲他们叫喊。他的脸上泪水像一座汹涌的大海，一下子就把自己给淹没了。他看见他的母亲摔倒了两次，几个乡民撵过她，她从地上爬起来，身体左摇右晃，前冲后跌，似乎是一个不会走路的婴孩在学跑。社员们围住了他和他的父亲：队长队长队长……他们齐声叫喊。他们中的两个爬上了槐树。父亲被放到了地上。他睁开眼睛，目光在众人脸上扫描。我……父亲说，天还没黑嘛，你们……父亲就晕了过去。后来谷禾一直在想父亲这句没有说下去的话，他想把它给补充完整，然而，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发现他做不到，他每次试图干这件事，都会看见父亲挂在槐树上的情景。父亲就是这样罚他的。父亲这一招太厉害了。这一招让他从六岁痛到现在，而且还将一直痛下去。很多个夜晚，他坐在书桌前，看着看着书，或者写着写着字，父亲挂在槐树上的情景都会浮现在他的书本上，让他猝然之间就泪流满面，同时，耳畔还会响起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声音一出现就无遮无拦，无边无际，令他无法接近，更无法逃避。你不知道六〇年前后的那场大饥荒，饿死的农民有多少，有的地方整个乡整个乡都饿死了，你爷爷和你大伯父就是那个时候饿死的，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的呀，你大伯父饿死的时候瘦得像一根藤了，他从来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总是把他的那一份再分一半给我。……每一次谷禾都会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才能了事。父亲让他不会笑，

让他整天都阴沉着脸，严肃有余，活泼不够。幸好他是干教师的。教师严肃似乎是正常的。父亲注定了要在不知不觉之间把他培养成为一个诗人。谷禾后来总算明白了，他之所以爱上诗，写诗，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父亲影响着他的一生。父亲左右了他的一生。

他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妻子那时候还是他的女朋友，她第一次请他去她家，她说她爸妈想看看他。他就去了，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岳父，那时候还不是岳父，在客厅里有一搭没一搭一时正眼一时也斜着眼和他说着话。他像一个老老实实回答问题的小学生。他坐在一把木椅上，感到手心和脚心都给汗湿了。好不容易熬到了开饭时间，女朋友把他拉到桌边。他左边坐着女朋友，右边坐着女朋友的弟弟，他的正面对着盘问他一个上午的女朋友的父亲。在他和女朋友之间，坐着女朋友的母亲。谷禾在心里管女朋友的父亲叫商人。他想完了，没戏了，这个商人怎么会看得上我呢？开始吃饭了，大家都拿起了碗筷。一吃上饭，谷禾就完全放松了。饭和菜全都是好东西。吃饭的时候一定得有好心情。有好心情才配吃饭，才能吃好饭。好心情对饭和菜，以及对做饭和菜的人都是一种尊敬。这是谷禾差不多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小时候他们即使天天喝上豆汤也非常愉快。父亲总是要他吃饭的时候专心致志，不可开小差，因为一开小差就会掉饭。父亲总是默默地把他掉到地上的饭捡起来，然后放进自己的嘴里。有一天弟弟把一粒饭掉进了脚趾缝里，父亲都掰开弟弟的脚趾把那粒原本白生生那会儿已经变黑了的饭捡起来，放进了嘴里。那一粒饭留给谷禾的印象非常深刻，

至死不忘。那天吃饭的时候，谷禾看见他的女朋友掉了几粒饭在桌子上。女朋友放下筷子，拿右手的中指把掉到桌子上的那几粒饭统统拨到了地上。谷禾低头看着那几粒饭。他迅速地数清了它们。它们一共是七粒。谷禾看见女朋友放下筷子，以为她会捡着放进嘴里，没想她……那几粒饭白生生的，那么滋润，那么温暖，膨胀着四溢的芳香，它们在谷禾和女朋友之间的地上，似乎在用充满怜悯和谴责的目光诧异地看着谷禾。谷禾忘了他是在女朋友的家里了。他的整个心思在那一刻全部集中到了那七粒饭上。他侧扭下身，伸出右手，一粒一粒地把它们捡了起来。他不知道那会儿女朋友一家人全都拿着筷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们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他把那七粒白生生的饭全都捡到右手心里，随即，很自然地把它放进了嘴里，然后他抬起头，坐直身子，准备吃碗里的饭。这时坐在他左边的女朋友啪的一声将手中的筷子拍到桌子上，站起身迅速离开了饭桌，同时响起她的哭声。她认为谷禾当众羞辱了她。站住！是女朋友父亲的声音。声音充满威严。女朋友站住了。她的两个肩膀还在剧烈地抽搐。还不给我坐回来。做父亲的声音继续响着。女朋友站着不动。今天，我宣布，还是那做父亲的声音，洪亮、高贵、亢奋、快意：从今天开始，周连国就是我的孩子了。女朋友转回身来，破啼为笑，是吗？是的。做父亲的回答。谷禾从那一刻开始发现女朋友父亲的声音原本是那么悦耳动听。课上课下，谷禾都经常给他的学生们讲要珍惜粮食。他给他们讲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给他们讲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有一次，

他看见一个学生咬了一口就把一个馒头扔进了泔水缸，第二天他就把他的语文课上到了田野里。那时候已经是春末夏初，河南大地上一派繁忙的劳动景象，然而，在地里干活儿的人多是老人和妇女。那两节语文课，他是请一个正在给土豆松土和除草的老人上的。那个老人非常认真非常动情地给同学们讲了种粮食的不容易。那个老人后来和谷禾成了忘年交。那个扔馒头的学生写的一篇作文因此获得了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

谷禾的心情好了一些。路差不多也走了一半了。天空中也升起了半个月亮。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一辆卡车的马达声。卡车正在爬一个长长的斜坡，卡车爬上了斜坡，然后是一块平展的台地，卡车变速，它的声音渐渐减弱，最后平和下来。卡车的灯光白中带点黄，忽闪忽闪的，似乎是一条蛇。卡车超越谷禾，从他身边开过。那司机仿佛也是机械的，他并没有因为路上走着个夜行人而有所表示。他毫不动情地开车走了。前面不远处有一条早已干涸的不知名的小河，河上有一座水泥桥。桥不大也不小。桥的中央有一个洞。那个洞刚好可以伸进一只脚下去。卡车现在已经开到了那座桥上。过了桥，前面的河滩上有一大片果园。果园里种着约五百棵苹果树。果园的周围，用花椒树栽了一圈篱笆。阳春三月，那苹果花开得方圆几十里都是香的。不过，现在是十二月的夜晚，苹果园漆黑一片，看上去比别的地方还黑一些。走到苹果园旁边的时候，谷禾在门口土屋的矮墙下看见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蹲在那块大青石上，一支那个守苹果园的老人卷的纸烟在他的手中一明一灭的。那个老人也蹲在大青石上，在

父亲的左边。他蹲在那里，似乎特意等着谷禾的父亲，然后叫谷禾的父亲也在那里蹲一会儿。他给他一支早已卷好的纸烟。他叫他周队长。他说周队长，回来了。父亲说回来了。买了两包，守果园的老人说。买了两包。父亲说。然后谷禾听见父亲问守果园的老人都是黄元帅吧？都是，黄元帅……父亲说，有多少棵？差不多五百棵吧，守果园的老人说，四百九十七。这是你儿子？守果园的老人问父亲，在县城里教书的那个？嗯。父亲回答。比你还高哩。比我高，他都有儿子啦。父亲的声音充满喜悦。他从大青石上跳下来。回了我。父亲说，再歇会儿吧。守果园的老人说。不了，明天一早，父亲说，乡亲们都要来分化肥哩。你每年都这样跑，守果园的老人说，不累呀？累，这不，父亲用手指指谷禾，我叫我儿子帮忙了不是。从这次谈话里，谷禾才知道，父亲年年都去县城买化肥，然后担回来。谷禾想父亲去时肯定也是走路去的，要不，守果园的老人怎么知道，而且还一直在那里等父亲。谷禾还知道，父亲买的两包日本尿素原来是回村后要 and 乡亲们分的。

谷禾在果园门口的土屋前站了一会儿。那块大青石还在那个地方放着。谷禾不明白那个地方怎么会平白无故多出一块大青石。那块大青石又方又平，在那个天空中只有半轮月亮的十二月的晚上，那块大青石看上去比月亮还亮。大青石上什么也没有。大青石泛出一层幽幽的光。那光似乎有一些遗世独立的味道。有一瞬间，谷禾在大青石上明明白白看见了父亲和那个守果园的老人。他们一左一右地蹲着，一人手里夹一支纸烟。那纸烟亮得就像萤火虫。远远看去大青石上

仿佛停着两只萤火虫。这是你儿子，守果园的老人问父亲，在县城里教书的那个？嗯。父亲回答。谷禾揉揉眼睛，他发现父亲和老人突然不见了，大青石上只有两只萤火虫。他揉揉眼睛，想继续在大青石上看见他们。他们仍然不在那儿。那两只萤火虫也不见了。谷禾揉了好长时间的眼睛。他们一直没有出现，就如同大青石上从来没有蹲过他们。然而谷禾知道，大青石上蹲过他们的。今年还蹲过哩。每年都蹲过。谷禾的眼睛就被他给揉痛了。揉痛的眼睛里满是泪水。谷禾伸手向大青石上摸去。大青石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谷禾抬脚，飞快地离开了果园门口。离开果园门口大约还不到十步吧，谷禾忍不住就回头了。父亲和老人仍然不在大青石上。谷禾扭头跑起来。他听见在他的身后，老人问父亲，这是你儿子，在县城里教书的那个？谷禾再次回头。夜黑糊糊的，阴沉沉的，在谷禾再次回头的时候，黑糊糊阴沉沉的夜发出一声尖叫，就像一个人在痉挛。谷禾无缘无故地跌了一跤。他爬起来，朝四处惶遽不安地迅疾窥视一眼，旋即没命地奔跑，如同一只受惊吓的小兽想找一个藏身之地。在漆黑的凛冽的无边无际的夜空下，诗人谷禾看上去就是一只逃荒的土拔鼠。值得庆幸的是村庄近了，拐过前面那一大片开阔地和沙丘地，再穿过一片防风林，就是赤沙庄了。赤沙庄五队，那儿有谷禾父母的家。

母亲等在门口，屋里还坐着几个乡亲，有二大爷、王三伯、邻居张叔和张婶。他们看见谷禾和父亲进到院里全都站起身。队长回来了，他们一致说，连国也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父亲说，都坐下吧。时间不早了，他们中的一个说，队

长你歇着吧。明天八点啊。父亲说。十点吧，是二大爷的声音，你多睡会儿。多睡啥，母亲说，麦种等着下地哩。是啊，父亲说，准八点啊。谷禾看着墙上的钟，已经七点半了，再看看屋外，天差不多亮了。父亲还没有洗完脸，李拐子就来了，一手拄着只拐，一手端着个木盆。我看见队长回来了。他在院门口就响亮地说。他径直坐到了炕上。走了一夜。他说，到底是老了吧？叫连国帮忙了。他说，明年别去了吧，乡上贵点就贵点吧，也贵不了多少。这时，母亲插话了，母亲说贵不了多少，你来啥？我是困难户啊。李拐子说。李拐子下了炕，嗨，还给日本尿素穿衣服哩。他把绳子上的扣解开了。队长，我还来十斤吧。李拐子说。好啊。父亲说。他已经洗好了脸。有现钱吗？没。大概是明年才有吧。嘿嘿。李拐子一乐，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好意思，叫队长又出力又垫钱……明年就明年吧，父亲挥挥手，自己动手吧，别少了。好哩。李拐子弯下身，他早已把拐放到一边，往木盆里装日本尿素了。他妈的，人家外国的化肥就是劲大，看，多亮啊……他脸上的东西：眉毛、眼睛、鼻子和嘴，全都在跳舞。他妈的。他说。他装了满满的一木盆。一木盆正好。他说。父亲已经在炕上躺了下来。他的一只手在被窝里摠住了腰。谷禾知道，父亲的腰常疼。那会儿，谷禾看见被子在父亲腰的部位那儿，分明有一只手在作劲，一下一下地用力。买化肥的乡亲一个接一个进来了。谷禾到了厨房里。母亲说，你也上炕睡会儿吧。我不困。谷禾说。其实他是不愿意去挤父亲，再说，屋里那么多人，哪能睡？他走出院门，来到村道上。冬天的早晨在多少有些狡狴的风中跌宕地展开原来是那么干净和静谧。

跑进赤沙庄以后，谷禾慢下来。他看见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已经冒出炊烟。这几缕炊烟，反过来使村庄顶上的太空看上去更加整洁和亮堂，让人觉得温暖了许多。谷禾几乎像是在悠闲地散步了。他在忖度和掂量一会儿见到母亲，怎么说父亲在广东被抓了的事，还有另外四家，尤其是李拐子家。李拐子惟一的儿子李岩也和父亲一起被抓了。还有张叔张婶的二儿子张小波，还有二大爷的大孙子周地儿和二队白寡妇的儿子锁子。捎信来的人说一人要交五千块钱才能放人，不然就一直关下去。他们几个都还年轻，可是父亲……在广东被抓了，乡亲们会怎么想。一人五千。谷禾的手扶在父母家的院门上，久久敲不下去。这院门原本是涂着蟑螂色的油漆的，现在油漆已经几乎全都被岁月剥落了，木头纵向的地方还裂开了无数大小不一的缝。谷禾的手指节弯曲着，摁进了一个大缝里。他本想把眼睛贴到那个缝上，往里看的……泪水已经在他的脸上飞掠，仿佛几只不怕冷也不安分的乌鸦。谷禾在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就听到院里的脚步声。是母亲！是母亲来开院门了。谷禾突然心发虚，他慌慌张张地想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村道上空空如也，一阵风刚从身边吹过。谷禾想，我总不能钻到风里去吧。母亲已经把院门开开了。谷禾只好硬着头皮，装出刚刚抵达的样子，低得不能再低地叫一声：妈。

母亲把谷禾让进院门，他们一前一后走到屋里。有啥事？母亲问，你这么早就回来了。谷禾垂着头，他不敢看母亲。说吧，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是平静而隐忍的，这些日子我的眼皮一直在跳，准有事。说吧。母亲在催他。爸，爸……谷禾说。

你爸咋、咋啦？母亲的声音像一片枯叶，被一阵风突然摘下枝头，一时颤得厉害。在广东，谷禾想；我豁出去了，被抓了。被抓了？他做了啥？母亲的声音尖起来。啥都没做，就是扒火车。谷禾在炕上坐下来，他们五个，一人五千，就放。谷禾听到自己的胸膛里扑通一声，想，我终于说完了。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于是就看见父亲从炕上坐起来，披着棉衣出了门，他一边走一边把棉衣穿上，一边和院门口的什么人说着话，然后和院门口的人一起走上了村道。今年多少？是父亲的声音。一人一百八。那人回答。狗日的，父亲在骂人，又涨了二十。乡里说是今年的棒子和明年的麦子一块提留了哩。那也不能年年都涨二十呀，刚交了公粮，卖的余粮钱乡里还没给哩，要明年麦收时才给，哪里来的钱……父亲和那人走远了。谷禾在炕上躺下身子。他就那么躺着给母亲说话。是一个四川人来学校告诉我的，爸还不让告诉哩。那四川人咋知道的？他也被抓了。那他，咋出来了？人家有保人啊，保他的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母亲不说话了。母亲在炕边站了一会儿，那咋办？爸的钱我出，关键是二大爷他们，怎么给他们说？谷禾坐起身，望着母亲，因为他发现母亲的情绪比刚才好了一点，也许是由于他说了爸的钱我出的缘故吧？他说了那句话，母亲就看到了拯救父亲的希望了。照实给他们说吧，母亲说，这年头还要不要人……母亲走进了厨房。她得去给猪弄食。谷禾和母亲说话的时候，就听见猪在叫唤了。

4

那个广州的朋友，在公安局的那个，叫什么名？在三联书店门口，谷禾问我。万里平，我说笔名老刀。噢，我不熟，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他的诗不错，他出过一本书，《力缚狂魔》，写广东黑社会的。这人非常好，很仗义……以前我也不认识他，我在收容所里呆了一个月，感到特别难受，想呀想呀想我在广东知道些什么人：杨克、温远辉、万里平、黄荣和马莉……最后，我选择了万里平，因为他是广州市公安局的。还顺，电话打过去，一找就找着了。我说我是白连春。白连春，那边叫道，我刚读了你的《逆光劳作》，他妈的，好诗！你来广州了？快过来，让哥们儿认识认识……我说我非常想认识你，但我过不来……也许他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麻烦。他问，你怎么啦？我在收容所里。我说。他妈的！他说，你怎么把自己搞到那里头去了？我扒火车……你没杀人吧？没有。也没抢人吧？没有，我就是扒火车，他们要罚我五千块钱……你等着，我马上过来。两个小时以后，万里平把我给取了出来。他把我领到收容所附近的一家澡堂子里。先洗个澡，他说，我去给你弄身衣服，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就那样，我和万里平一起，人模狗样地走在广州的大街上。没有人知道半个小时以前我还在收容所里。我们走进一家酒楼。万里平一抬手，把老板叫了过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著名诗人，好好招待，晚上给他找个房间。然后，万里平拍拍我的肩膀，我有任务，可能要出去几天，我会尽快赶回来的。说罢，他把

我拉到一个墙的拐角处，将一沓钱塞进我的手里。在这里你可以随便吃随便住。后来，我向老板打听，才知道万里平是他的姐夫。吃完饭，我又回到了收容所。我的心情和几个小时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带去了五只烧鸡。他们五个在收容所的地上吃烧鸡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当我在三联书店底层的书架上，伸手取书的时候，他们的影子还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给谷禾说，我曾经努力想把他的父亲给保出来，但是没有成功。我身上，万里平给我的钱只有一千三，远远不够五千。我曾经苦苦地求所长，甚至差一点给所长跪下，要他用我换谷禾的父亲。所长说你刚出去，就想来换人？管好你自己吧，小伙子！所长把我推出办公室，然后关上门。这些话，我无法告诉谷禾，我只能让它们烂在肚子里。还好，他们五个，早已经出来了。他们一出来，就去建筑工地打工了。我完全用不着再在心里背什么负担。可是我为什么总有点怕谷禾呢？连春。谷禾在那边叫我。他朝我举起一本书。我走到他的跟前。那是一本新诗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谷禾把目录翻开，指给我看。我看到了我的名字：白连春。原来我的一首诗《一双藏在竹篱笆后面的眼睛》被选入了。我接过书，看了书的定价，又放回书架上。31.00。我才不买哩。我移身走了。我买了一本《鲁迅小说集》。17.70。我还承受得起。十多块钱，就能得到鲁迅的全部小说，我心里想，挺划算的。坐112路电车回鲁迅文学院的路上，我终于想起了我的那首诗。它和这篇小说的主题差不多是一致的。于是我把它录在下面，不喜欢诗的朋友可以跳过去不读。

一双藏在竹篱笆后面的眼睛

这不是一双惯于藏在
竹篱笆后面的眼睛
不是 它的光泽也不是这样可以
点燃行路人的背脊 现在你除了
一双沉重的手之外连胸口都
火辣辣的了 像针扎 像刀刮
像锤打 大锤 天空那么大的锤
时间的锤 今后 无论你坐在
哪一张办公沙发上 你的心
都感到这一双眼睛的力量
它藏在竹篱笆后面
没有泪水涟涟
没有怒火熊熊
没有喋喋不休地向你评说
也没有大声疾呼
它只是从魂魄处看你
你躲不开它的存在

我和谷禾在鲁迅文学院旁边的小店里一人吃了一碗沙锅米线，回到鲁迅文学院。三楼楼梯拐弯处墙壁的黑板上写着：今晚八点大教室文学班举行诗歌朗诵会，欢迎同学们参加。谷禾看了看表。现在八点半，去看看不？去吧，我说，看看能

不能认识一个诗人朋友。我把《鲁迅小说集》放到了谷禾的床上，然后，我们上了楼。教室中间的课桌全被拉开了，约五十个同学围坐在教室的三周，正前方黑板下面讲台延伸出来的一片地方，约十米左右做了朗诵台，一个女生正在朗诵。她朗诵完后，主持人把谷禾推上了台。谷禾一走进教室，主持人就发现了他。主持人是个男生，衣着很得体，脸上的皮肤绷得很紧，头发很长，眼睛里有一种高傲的不可一世的光芒，一看便知是一个现代派的诗人。我本能地感觉到他也许是想出谷禾的丑。我和谷禾一前一后走进教室。教室里的人没有一个认识我。走进教室后，谷禾也没有同我说话。谷禾站在那一片被视为朗诵台的地方，他有一些不知所措。有人鼓起了倒掌。这些作家们都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货色。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谷禾果然陷入了窘困状态。他抓了抓头发。他的举止一点也不像一个中学教师，更不像一个诗人。他穿着蓝不蓝黑不黑的上衣，和与上衣颜色相近的裤子。脚上是一双黑布鞋。他的脸和他脚上的鞋的颜色相近。这样吧，我朗诵一首《关于父亲》，他说，这首诗我是写给我的父亲的。这首诗在公开的报刊上没有发表过。谷禾羞涩地给大家笑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那首《关于父亲》——就是这篇小说开头，我引的那首——就从谷禾的胸膛里流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首诗。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特别是父亲搬不起一大袋麦子的那个细节。谷禾朗诵完，泪水就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又看见了我和谷禾父亲在收容所的那些日子……谷禾还站在那儿。看来，他还在那首诗的情绪中出不来。我看见他突然泪如泉涌。他一定想起了他父亲在收容所里的

事情。这时，我听到一个冷酷的声音：真他妈农！是那主持人说的。一首破诗还他妈哭了！那主持人坐在我的左边，在我和他之间坐着两个低头说话的女生。不知怎么，我一下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仿佛刚才在校门外我吃的不是沙锅米线，而是炸药。我腾地站起身，举起我坐的椅子，就砸到了主持人的头上。那两个说话的女生跳起来，各自发出一声尖叫。主持人趴到了桌子下，他的头上，潇洒的长头发被血染红了一片。当天晚上，我被值班老师赶出了鲁迅文学院。那本《鲁迅小说集》还留在谷禾的床上。

5

我喜欢鲁迅的作品，尽管现在有人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说鲁迅的东西分文不值，我认为鲁迅的高度是永恒的，没有人能够超越，尤其是现在这些跳来跳去的作家们，无论他们怎样不把鲁迅放在眼里，无论他们怎样骂鲁迅，他们的咒骂实际上只暴露了他们的无知和浅薄。他们的父亲应该好好地把他们打一顿。他们中有的人也许和谷禾和我一样原本也是农家子弟。他们长大了，进城了，然后转过身去骂他们的父亲和兄长：真他妈农！他们从来不为农民说话，他们只为自己说话。他们把自己的隐私，自己的性生活拿出来给大家看。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占据着大刊和小报。他们成了封面人物。他们是明星。他们放一个屁吐一口痰都值上千块钱……而农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分钱也换不来，连过年买盐的钱都没有。要想过个好点的年，他们就必须出去打

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出门连车都坐不起，如果想不走路，他们就只能扒车。他们中有的人，比如谷禾的父亲，他已经是一个五十六岁的老人了啊（现在——即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一岁了。五年一晃就过去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还是一个生长队的队长，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大学生，他最小的女儿明年也要考大学了。他就是这样年年在农闲的时候去广东打工，挣钱供他的儿女们上大学……他说他有责任组织生产队的劳动力……听听，他有责任。当我们被关进收容所，他也是那么说的。他说是我的责任。他说我是他们的队长。他把我也包括在了他们里边。他说是我叫他们扒车的。他说要关就关我一个人吧，我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觉得他有一点滑稽，有一点可笑？当他在收容所里对工作人员大喊大叫，说我是共产党员，不关他们的事，放了他们的时候，我真为他感到难过。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扒火车更应该关起来。工作人员说。对，我更应该关起来，他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不应该关起来。听听他的逻辑，你还认为他是滑稽可笑的吗？他是救我们哩。在那样的环境里，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然而，谁想到过他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左手吧。在他的左手背上：拇指、食指和中指，甚至无名指和小指上都刻满了刀伤留下的疤痕，它们长短大小和深浅的程度都一样，它们比真正的皮肤的颜色要深、黑、亮，也许是岁月磨蚀的缘故吧，就像一棵老树的最边枝丫上的叶子，它们经受的风雨最多，它们也是最先坠落和腐烂的——在收容所里，因为我和他紧挨着整天整天坐在一起，有机会如此细致入微如此接近地观察他，于

是发现——它们已经有些僵直了，它们会莫名其妙地颤抖，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乱动，那情景颇似无风而动的小草，一定是它们的内部有了某种意思。我曾在一本书上看见过帕金森综合症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劳累过度造成的。但愿他不会得上帕金森综合症。他如果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曾经无数次把他的左手（当然，也包括他的右手），抓在自己的手里，反复地看、摸，在他的左手背上两条鼓起的粗大的时而一跳一跳的青黑色的筋之间，有一个可以放进一粒花生米的坑。坑的左右两边都露出了白森森的掌骨。那坑也可以伸进我的一个小手指头，于是我就伸了一次。我的这个好奇的动手显然是愚蠢而残忍的。那一瞬间，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感觉到他死了过去，然而他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就仿佛一潭止水。在他的左手背上，还有几块或几颗沉淀的黑色素，那样子有点像庄稼被虫咬过后不小心遗留的证据。在虎口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瘰子，它的形状和一粒黄豆相像。有两次，我曾看见他用右手抠它，其中一次，他把它抠破了，奇怪的是它并没有流出血。也许那块肉早已经死了吧。还有两片狭长的冻疮留下的深紫色斑块，它们在右手背上非常醒目，样子像小学老师给小学生的算术作业打的一个大大的×。有这个×长在他的右手背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右手从来没有对过，一直都在错中。还有一点必须指给你看：就是他的左手的五个手指有三个失去了指甲，它们是拇指、食指和小指。他的小指不仅失去了指甲，而且还少一个关节，另外，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上面的两个关节都是弯的，突出的骨头在那儿形成一个个坚硬的鼓包，恍惚一看，

他的左手上就像长着六颗硕大的卵石。现在，让我把他的掌心翻过来。你再看看他的左掌心吧。他的左掌心上有三个令人魂飞魄散的旋。旋怎么会长在掌心上呢？一般都长在手指上的呀。可是他的左掌心上长着三个。它们的位置看上去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三个旋的中央部分都是一个小小的结，就仿佛波涛汹涌的大江下藏着的三块巨礁露出的尖顶。那三个旋向着无数的方向扩展，形成一浪追赶一浪的样子。还是让我早点把谜底揭开吧。这三个旋其实是三个活着的伤疤，它们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他的左掌心上潮起潮涌，企图将他淹没。掌心，掌心，掌里面就是心，掌的痛连着心。你想象一下那三个活着的伤痕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痛着的情景吧。手指尖上扎进一根刺，那痛都钻心哩。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留下的。后来他告诉我。怎么留下的？我没有问。他也就没有说。我的左掌心上也有一个旋。那是我小时候扎进一片碎玻璃留下的。我还记得我的妈妈在煤油灯下，用针给我挑出那片扎进肉里的碎玻璃的事。那玻璃碴陷在肉里怎么也挑不尽。那个地方总是肿着、红着、流着脓，那脓呈乳白色，很稠，有一种腐烂的味道，那种腐烂一天一天扩大，延伸……那种痛，至今我仍然不能准确地说出。有一些伤口，它们看上去很小，然而你要毕其一生，才能体会到它们带给你的是什么，因为它们，每一个，差不多都是致命的。那些日子，我看着我的化脓的左手掌心，害怕它会一天一天烂到手臂，烂到全身。从夏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又从冬天到夏天，它整整烂了一年。它把骨头都烂出来了。它差一点就从掌心烂到掌背。我的奶奶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土方，就是用烧红的

烙铁烙去那块腐烂的肉。那年我八岁。我坚持要奶奶给我烙，因为我怕它烂到全身我就死了。我要活。我疼得晕死过去。我晕死过去正好。我的奶奶于是把那一块腐烂的肉烙得干干净净。不到一月，我的左掌心就好了。它好了，就留下一个旋。它的纹像滚滚的波涛。每一次，我看到我的左掌心都会心惊肉跳，我忘不了它带给我的苦难。天气一变化，它都痛；刮风了，下雨了，落雪了，出太阳了，起雾了，阴天了，打雷了……它比天还无常。你想想谷禾父亲，他的左掌心上有三个跟我的左掌心上一模一样的旋。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对我说：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留下的。如果你问我左掌心上那个旋是怎么一回事，我肯定会毫不在意地告诉你：小时候扎的。除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所以，当我反复抚摸谷禾父亲左掌心里的旋时，我理解他脸上呈现出的那种会意和满足的神色。因为抚摸实在是那种情况下最好的语言。我相信在我抚摸他的左掌心时，我的心和他的心是相通的，而且可以肯定，从此以后，我们的心就永远相通了。这不仅由于我们有过相同的痛。

在收容所里的那些日子，我们常常四目相对，时光和岁月都为我们凝神。没有晨昏，几乎也没有语言，我们的思维都停滞在表面可视的事物上。我们倾听，我们颌首，我们也莞尔，像任何一个有情人那样：我们的心事简单但是浩渺。我们用手指和目光说话。我们一个一个看上去都郁闷、木讷、阴沉和羞涩，然而固执。我们的手总是牵在一起的。我的手指总是在谷禾父亲的那些粗糙的茧子上来回摩擦。我的手指的每一次移动，其涵义，谷禾父亲都是懂得的。有时候我回忆

起我在收容所里和谷禾父亲相处的那一个月，真是匪夷所思，那是我这一辈子遭遇到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它随时随地都在我的生命中亲昵、悸动、焦虑、萎靡、飞扬和贲张……我们几乎一直都那么坐着。在我们的周围，无数的小动物虽然和我们拥有共同的空间和时间，它们却生活在乐园里。成群的苍蝇简直就是鬼子的轰炸机，它们从门缝里愉快地飞进飞出，把令人烦闷、愁苦、憔悴、颓废甚至绝望的嗡嗡声和看不见的要命的病菌投掷到我们身上。它们肆无忌惮恣意妄为地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停驻，它们盘桓、飞掠和滑翔，做一些古怪的空中表演。它们肮脏，但是永远自由；它们坐车从来也不买票，然而没有人把它们关进收容所。在我们住进收容所后的第五天，有两只绿头的大苍蝇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它们嗡嗡叫嚷着追来追去，最后，不知怎么，一只就爬到了另一只的背上。原来它们不是在打架，它们是在做爱。它们那么做着爱飞来飞去突然就落到了谷禾父亲的头上。也许是因为他的头发太长太乱，又有一些花白，苍蝇就选定他的头做爱巢吧。我的愤怒一下就不可收拾。你知道，我在心里早已经把谷禾父亲当成了自己的父亲。我从地上一蹦而起。那两只可恶的苍蝇，它们比旧社会还可恶，它们竟然先知似的，从谷禾父亲的头上一掠飞起，腾上了半空。它们还在做爱。他妈的！那只男苍蝇看上去一点也不阳痿……它们嗡嗡的叫嚷声更大了更烈了更嚣张了，它们乐得浑身都在颤抖……我觉得胃里一股酸水直涌喉头，哇的一声，就呕吐起来。现在，时隔五年，当我回忆起我在收容所里的日子，仍然会暖气、反酸、呕吐甚至痉挛，像一个彻底的胃病患者。我

把自己折腾得肠胃里一无所有，连站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就那么，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谷禾父亲一直搂抱着我）。然后，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原来是……那两只苍蝇的……儿子。你可以想象出我醒来后的沮丧和悲哀。我，白连春，原来是两只苍蝇的儿子。难怪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垃圾堆上度过的（我捡破烂。我是我们那个地方的少年破烂王。垃圾堆里有无数的宝贝哩：缺头断尾的书、透明的玻璃片、锈铁钉、铜线、偶然的硬币、揉碎的玫瑰、眼镜架、一本小学生作文、烂鞋、纸烟盒以及烟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脱下我的鞋，满屋追赶着，发誓要打死那两只在梦里成了我的父母的苍蝇。整整一天里，我都在追打那两只苍蝇。我认识它们。它们即使不做爱了我也认识它们。我能够一眼把它们从众多的苍蝇中甄别出来，就好像它们真的跟我有过什么关系似的。整整一天，又整整一天，它们一直在屋顶上活动。我的鞋砸不到它们。终于在第三天，那两只苍蝇……不，我没能把它们打死……在第三天，它们趁工作人员给我们送午饭之机，从敞开的门洞里大模大样地飞了出去。在那几天的时间我一共打死了五百七十八只苍蝇；然而那两只最可恶的苍蝇，让它们跑掉了。在谷禾父亲身后的墙壁上，我还摁死过一只蜈蚣。那只蜈蚣被摁死后掉到了地上，我用鞋底把它给碾烂了。在墙上约一米高的地方留下了一处晦暗的痕迹。如果谷禾父亲坐着，那只蜈蚣留下的痕迹就正好在他的头顶上；如果他站起身，他就把它给遮住了。我还像一个四岁玩童一样，用我的唾沫淹死了好几只蚂蚁。在屋顶上，还有三只壁虎。它们安安静静地呆在上面，从来也不发出叫喊声。我知

道它们是吃蚊子的，所以我没有干扰它们。我打死了十五只老鼠和八十四只蟑螂。蟑螂全都是会飞的。我打死了无数的蚊子。我可以随手在空中一抓，就抓到一只。在收容所的日子，我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捕蚊高手。我成了蚊子的克星，当然也就成了蚊子攻击的对象。我的脸上、手上、脚上，全是蚊子咬的包，我从收容所里出来五年后都没有散完。现在，你看见我的脸上有一些像青春痘一样的颗粒，它们实际上都是那一个月的收容所生活给我留下的，它们也许会在我的脸上陪伴我度过一生。

6

村庄像一朵狗尾巴花一样把自己全部给开放了出来。在那样一个深冬的傍晚，当谷禾在李拐子家刚刚站定，他似乎看见了、触摸到了村庄的内脏：村庄的内脏里有不少像李拐子一样的人和他们的所谓的家：两间半窳劣的、邋遢的、带有些恶意以及旧社会味道的土屋里农具们被堆放成各种各样的垃圾，上面仿佛一层淡褐色皮肤似的尘埃绷紧在每一个地方。已经是十二月了，还有成群的苍蝇在正屋里哀哀地飞舞，炕上因为有温度，于是停驻着黑压压一片，比县城里最好的烧饼铺烙出的烧饼上的芝麻还多。谷禾一迈进去，苍蝇们就像欢迎同伴一样萦绕着他热烈地唱起苍蝇之歌。谷禾的上腹部须臾间就生出一种饱胀感。这饱胀感中还有一种专心致志的剧痛……

李拐子正坐在炉火前的小木凳上心无旁骛地吃烧土豆。

烧土豆拿在他的手里，你简直分不清哪是土豆哪是他的手，它们全都是一种焦糊色。他的脸也是焦糊色。他大大地咬了一口土豆，露出土豆淡黄色的肉，那淡黄色一闪现就消失在他的口腔里。谷禾看见他的口腔也是焦糊色的。他吃着烧土豆，发出一种轻微的嗯嗯声。那是一种动物满足时候发出的声音。谷禾曾听到猪进食时发出过那种声音。一群苍蝇围绕着他飞来飞去，有两只竟然和他抢土豆吃。李拐子眼疾手快，他把烧土豆连同一只来不及逃走的苍蝇一起送进了嘴里。谷禾双手按着胸口，逃出屋去。他逃到一堵塌掉一大半的院墙旁边，就和一个一身白的往里走的人撞了个满怀。那人脸上露出恼怒之色，刚想张嘴骂人，一看是谷禾，立刻笑起来：嘿，嘿，是连国回来了，怎么？来看看你拐子叔？谷禾认出那人是村文书兼村会计三丈，人称才高三丈的高三丈。谷禾小时候曾和一群半大孩子一起追在三丈屁股后面叫喊：三丈三丈，才高三丈；三丈三丈，才高三丈，换不来一口粮。这顺口溜有一个故事，也许是一个传说。故事也罢，传说也罢，都一样，讲的是饥荒年代有一回三丈的兄弟饿哭了，他紧紧搂抱住他哥，说哥呀哥呀我快死了。三丈说四平你等着我去给你弄吃的。四平是三丈兄弟的名字。三丈一路慢跑紧走到了县城，想用自己换一个烧饼或者窝窝头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可以进口的东西。第二天两手空空回来，兄弟已经饿死了。于是村里就生产出了一条顺口溜。那时候三丈就是村文书兼会计。现在的三丈已经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儿了。现在村里的文书兼会计实际上是三丈的孙子高幸福。高幸福已经随村里的建筑队去广东打工了，他同时也是村建筑队的文书兼会计。村

长是建筑队队长。三丈家住一队，平常不轻易上谁的门。三丈进门，准是要钱。赤沙庄的人都害怕三丈。

谷禾悄悄跟在三丈身后再一次踏进李拐子的家，他想看看三丈究竟怎么要。三丈一进门就高声对李拐子说，拐子兄弟。三丈比李拐子大。李拐子装着没有听见，他把头埋在炉火前。他已经吃完了烧土豆了。拐子兄弟，三丈提高了声音，再过几天就是明年了。说着，三丈蹲在了李拐子身边。两个人一黑一白形成强烈的反差，就如同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李拐子不能再装着没听见了。咋样？李拐子仰起脸，但不看三丈，不知道他看什么地方。咋样？三丈拍拍李拐子的肩膀，拐子兄弟啊你得让我过过年吧？你的年过得好着哩。李拐子说。他把背给了三丈……突然就响起了哭声。突然而起的哭声把谷禾给吓了一跳。这哭声还不小哩。谷禾仔细一看，原来三丈和李拐子两个人都一齐哭了起来。兄弟兄弟啊不是我逼你……上头也逼我呀。是三丈的声音。兄弟兄弟啊我活不下去了啦……仍然是三丈的声音……别说提留，连公粮款……一半都没有收上来，我拿什么往上交啊……三丈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哥，是李拐子的声音。这声音轻得像一只蚊子叫，然而三丈听见了。三丈停在院里，他的身子不摇晃了，你说吧，你哥我不聋。李拐子哆哆嗦嗦站起身，他把他屁股下的小木凳碰翻了。他的一只手探进怀里。他的一只手在怀里呆着。那是他的右手。他的右手在怀里呆了许久，许久，才伸出来。他的右手攥得紧紧的。他跌跌撞撞走到门口。他扶住了门框。我……我这里……只有五角钱，你拿去吧，一开春，咱李岩就从广东回来了，到时，我叫他给你送

去……你看这样，行不？谷禾看见三丈的身子重又摇晃起来，他就像狂风中的一棵枯草。五角钱，三丈疲倦得不遑喘息的声音，五角钱，……你，你去，买半斤盐过过年吧。那……那你呢？李拐子的声音里充满着颤栗的痛苦。……老了我，三丈摇摇晃晃地迈开了步子，够了，够了我活得！

三丈的身子摇出了李拐子家没有院门的院子。谷禾跟在三丈身后。谷禾看见三丈在村道上骤然加快了步子。那时候夜色已经开始往下落了。跟在三丈身后，谷禾的感觉就像是在梦里，又像是在飞速前进的特快列车上，或者，像是在半空中，总之，他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他觑眯着眼睛，似醒未醒的样子。三丈走到了村子外面。现在，三丈站在村南路口。三丈站一会儿，转身往东走去。凛冽空旷的夜幕中，一轮圆月爬上了地平线。地平线上有三五棵光秃秃的树。那会儿月亮仿佛悬挂在树杈间似的，看上去如同某个孩子吹上去的一口泡泡糖，又干又黄又枯的麦苗，紧贴地表卧着，它们早已经给冻住了，样子和死草没有区别。三丈一直不停地走着，步态坚定、妥帖、大方，但给谷禾一种异常的感觉。谷禾觉得三丈有些不对劲儿，但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谷禾一时还弄不清楚。三丈走到了村东口。三丈的家就在赤沙庄的东口。三丈家的门口有一棵槐树。谷禾还记得小时候爬三丈家门口的槐树摘豆角的事。有一次他从树上掉了下来，正赶上三丈站在家门口，三丈把给他接住了。那天，三丈爬上树给谷禾摘了好些豆角。谷禾把槐豆剥出来，装了满满一口袋。回到家，母亲把它们全扔了。现在谁还吃槐豆，母亲说，又苦又涩的。谷禾就坐在地上哭，说我要吃槐豆窝头我要吃槐豆窝

头。母亲进来，在他手里塞个烧饼。烧饼又香又脆，但是谷禾想，槐豆窝头究竟是什么味道呢？他从地上捡起一粒槐豆放进嘴里。呀！呀！他差点把舌头给吐出来。他再也不爬三丈家门口的槐树了。从此，谷禾看见槐树就远远地绕开，他不相信父亲说的他们吃槐树皮槐树根槐树叶的事，因为槐豆早被别人吃光了。然而谷禾清楚地记得三丈家门口的槐树是没有皮的。

三丈在村东口停住，他朝家的方向看了看。谷禾以为三丈要回家了。三丈那么看了一会儿。那时候月亮已经高过树梢。河南冬天的大地是非常干净的。月亮把三丈的影子投在干净的河南冬天的大地上，仿佛静止的水面一抹虚淡的痕迹。有一瞬间，三丈给谷禾的感觉就像不存在似的，犹如他突然就已经升天而去……月光下的三丈跟传说中的神仙差不多。月亮把三丈变成了一道白光。时隔多年，谷禾仍然记得，那会儿他似乎很清楚地看见三丈的眸子，它们全然像一个春天少女的眸子：幽深、清澈、蓄满玲珑的天真和无限的爱恋……那怎么可能是一个……老人的眸子呢？回忆到这里，谷禾总是显得心神不定，满怀犹豫。的确不是因为痛苦，那么，是因为什么？谷禾不知道。三丈已经走上了北去的路，仍然是环绕着村庄而行。谷禾紧跟在三丈身后。谷禾知道三丈早已经发现自己了，然而三丈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使谷禾觉得三丈是一个可爱的可亲的可敬的好老头儿。谷禾原来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

谷禾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三丈身上。他忘了村北有一条巨大的臭水沟，长年流淌着一村人用过的废水，一直流到

很远的那条夏天才有一点水的小河。那条小河谷禾走过，涨水季节，缩起裤脚也能蹚过去。三丈已经跨过了那条臭水沟。三丈的身体在月光的照映下变得轻盈起来，如同一片时而落地时而腾空的鹅毛，在风中飘荡。当他腾空的时候，谷禾想伸出双手把他接住，当他落地的时候，谷禾又想把他从地上拾起，再轻轻给他吹一口气，让他腾空。谷禾被三丈给迷住了。他跌进了臭水沟里。幸好，臭水沟里的臭水冻住了。谷禾看见前面的三丈停了下来。原来，三丈在等他……又似乎不像，三丈的目光一直望着高处：一碧如洗的天空中，那轮月亮已经升到了天空中间。月亮看上去不是纯粹的白色。月亮是五颜六色的。它有一个金黄的边，有一个湛蓝的核，然后是一圈一圈的暧昧的变幻着的色彩，像一幅亲昵的水粉画。谷禾第一次发现月亮的内容原来如此丰富、充沛，洋溢着生命的活力。谷禾从臭水沟里站起身，又跟上了三丈的步子。三丈走得轻松、愉快、甜蜜。现在三丈已经来到了村北口。村北口的风很大。风把三丈的衣服下摆给撩了起来。谷禾看见在风中站立的三丈突然转过身来。三丈的面孔上没有五官。他的脸似乎就是月亮的翻版，甚至比天空中那轮月亮还晶莹一些，还濡湿一些，有一种恬和淡的感觉。这感觉有点怪。谷禾那时想也许是岁月无情把三丈的脸给镂空了吧。三丈从村北口进入了村庄。当谷禾站到村北口的时候，他感到村北口的风不是一般的大：凛冽、放荡，无羁而且狂悖。那风吹得他浑身哆嗦，直打寒颤。那简直不是人间的风。谷禾赶紧贴着墙根像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往村里走。在谷禾前面，三丈走得一如既往。在三丈的脚步中你甚至可以看出他的朴实无

华深笃又高远的感情。他一进入村庄，看上去，他就成了村庄的魂。那会儿，谷禾想：三丈一定就是赤沙庄的魂。你看他白头发白胡子再着一袭白衣。你看他款款走在村道上，似乎脚不沾地，然而每一步又都是踏实了的。他的行进让人无法接近又无法逃避，只能不紧不慢地跟随。

谷禾就那样跟随着三丈走到了赤沙庄的中心。赤沙庄的中心阴暗、晦涩、诡妄，还有些怪僻和猥亵。后来——当谷禾已经像三丈那么老的时候，有一天才恍然想明白，原来三丈是故意带领他环绕村庄一圈，然后进入村庄的内部——三丈以这种方式把村庄整个地从外到里指给他看清楚。当谷禾已经像三丈那么老的时候，他终于把村庄从外到里看清楚了。三丈像冬夜大地亭亭盛开的一株白荷，玉立在村庄中央的十字路口。从四个方向来的风，现在，都可以吹到三丈。三丈的头发胡子和衣服先是鼓起，接着就随风飘扬了，像一面白色的旗帜。三丈的表情，谷禾后来一直肯定当时他看见了三丈的表情：轻松而且忧郁。后来谷禾弄不明白，三丈的表情中究竟是先有轻松呢还是先有忧郁？究竟是轻松多呢还是忧郁多？谷禾后悔当时没有靠得近点，为此，谷禾终生都觉得愧怍，因为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那个机会。

在谷禾的记忆中，雾就是那个时候弥漫起来。雾弥漫起来后，三丈看上去更像是冬夜大地亭亭盛开的一株白荷了。雾，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在雾的掩护下，谷禾走近三丈，他产生一种给三丈说点什么的欲望。但是三丈没有给谷禾说话的时间。谷禾走近三丈后，看见三丈离开了地面。三丈离地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渐渐消失在了雾中。谷禾举起双手，

他摸到了三丈的鞋底。那是一双黑布鞋的鞋底。是那种农村老太太在太阳底下一针一针扎的鞋底，非常结实，然而并不美观。三丈腾雾而去，从此不见了踪影。

天亮以后，村民们在三丈家门口的槐树上发现了三丈。三丈的身体已经给冻住了。他白头发白胡子穿一袭白衣服，他脸上露出的笑容也是白色的。三丈玉立的样子看上去真的是一株亭亭盛开的白荷。那时候是早晨了。那年河南大地上的第一场雪，就是那时候下的。李拐子是第一个哭出声的人。李拐子的哭声比三丈老婆的哭声还响亮。差不多所有村民都哭了。二队的白寡妇，就是和谷禾父亲一起去广东打工又一起被关进收容所的锁子的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自己的衣服，把三丈给搂进了怀里。她想把他暖活过来。她揪他的白头发，抓他的白胡子，还扯他的白衣服。村民们看着她摆弄他。村民们都希望白寡妇把三丈摆弄活。白寡妇爱三丈，在赤沙庄不是秘密，也不奇怪。有人说锁子是三丈的小儿子，三丈不反对，白寡妇不反对，锁子本人也不反对。锁子总是嘿嘿乐。锁子就是在货车上，对我说你写我吧，我三十岁了因为家穷还没有老婆的那小伙子。那是个漂亮健壮的小伙子，如果在城里，即使是个无赖，也会有一打女孩追求他。白寡妇从三丈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的纸。是从小学生作文本上撕下来的，算是三丈的遗书吧。人们把它传给了谷禾。已经有人把它展开了，并且，已经有人把它的內容读了出来：今年又没收齐赤沙庄的提留，我有罪。乡长啊，求求你免了赤沙庄的提留吧。谷禾的目光在这张小学生作文纸上停驻了许久。写在那上面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得

一笔一画都很吃力的字，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手，它们抓着、揪着、撕扯着谷禾的心。谷禾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槐树下。在谷禾身后。黑压压一片村民全都跪下了。一只乌鸦从赤沙庄飞出来，像三丈遗世独立的灵魂，掠上了十二月寒冷的天空。

7

谷禾回到南本二中，是在五天以后，他的假期超出了三天，但是，一看到他脸上痛苦得无法自制恨不能锥心泣血的表情，校长不但没有责问他，反过来，校长问他需要什么帮助吗？需要。谷禾说。说吧，校长说，只要我能办到。你能。谷禾说。谷禾努力给校长笑了一下。谷禾的这个笑容就像是漂浮在冰河上的落英。校长感到浑身凋零萧瑟。说吧，校长说。给我时间。行。校长在谷禾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以示理解，然后，远远地逃开。

还是谷禾的岳父，那个小城的商人帮了他。谷禾离开南本二中回赤沙庄的当天，他的岳父就从女儿的嘴里知道了全部情况，后来，他又亲自到南本二中，找到我这个捎信的人，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看我住在女儿家不方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家里。在谷禾回赤沙庄的那五天，我差不多都同他的岳父在一起。我心里生出一个幻想：那就是老人家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女儿。他是一个隐居闹市的儒商，翩翩然独立于浊世。他和我谈人生、谈文学、谈世道的变迁；谈一个人的欲念、本能和如何才能出污泥而不染的灵魂。他说往事，也说现在；他说家庭的琐碎，也说童年的梦境。他温和而从容，

真实而可信，就像一块蒙满尘土的里程碑，立在到处是伎俩和陷阱、癫狂和仓皇、邂逅和奇遇的路口。人们不是蠢蠢欲动，就是匆匆逃亡，谁也没有在意他的存在。他的服装生意并不十分景气。他说我每天上街出摊不是为了做生意。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他说。他的个子不高，块头不大，肤色也不白，就是眼睛好看。他有一双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眼睛：历经沧桑仍然天真得可爱，那目光纯净如刚滴出山口的清泉。现在，我就是有这样的一双眼睛注视下写作这篇小说的。我有一张先生的照片——那是他生前翻开影集让我自己选的——一直随身带着，它被我装进了一个小小的镜框里，时刻在我的案头。我在这里把这件事抖出来，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纪念。因为我有一张汪曾祺先生的照片算不了什么，很多人有他的字和他的画哩，他们现在发财了，已故著名人物的字画向来都是价值连城的。我为我仅要了先生的一张照片而高兴。我穷得自豪，活得神仙。我是愉快的，我总是这样实实在在地想起那些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的人。现在，我就这样想谷禾的岳父，那个隐居小城闹市毫不出名的儒商，那个小个子老头儿。他有一双意味深长的眼睛，像一个曲径通幽的花园。我虽然没有做成他的女婿，我还是爱他，如同一棵小杨树爱它身边一棵老杨树一样自然和纯粹，充满幻想，又没有企图。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然而就是这个生活的观察者一下就拿出三万块钱给谷禾。后来我才知道其中两万是他找了五个朋友才借齐的。

8

揣着那三万块钱，我和谷禾小心翼翼地坐上了去广东的火车。我们非常疲倦，但是紧张得一点睡意都没有。你知道，我们是去拯救我们的父亲的。